

难忘的时刻(书店隔壁)

亲爱的宝宝:

我人生的这段时间,花很多时间做电视节目,其中有一个一对一的访问节目,每次会不间断地问对方问题。当中有些问题,我大概一辈子都不会拿来问跟我最近的人,我甚至不会拿来问我自己。

比方说:“你后悔做了那个决定吗?”“你从几岁开始知道自己不好看(或很好看)?”“你不在以后,希望将来的人怎样记得你?”

有时候也会问问很有钱的人:“你到底要赚到多少钱才觉得够有钱?”

这些问题,很少人会拿去问爸爸妈妈伴侣好友,不一定是想问,多半是怕问了以后,不确定要怎么面对那个被问出来的答案。

所以我访问好友的时候,反而常常表现得不好。我会不由自主地避开他的痛处,协助防守他的秘密,也不太能一针戳穿他的假。原因就这么简单:我们在人生里还要相处下去。

记者常常问我,我访问过的千百人里面,谁最让我难忘这类的问题。他们总以为,我会转述一句什么光芒万丈的哲王之语,但其实我脑中浮现的,通常是不值钱的屁话。

我问电影导演李安:“你拍完《卧虎藏龙》以后拍《绿巨人浩克》,你有故意把武侠片的元素带进科幻片吧?”

“我没有啊。”李安回答。“那为什么绿巨人浩克会轻功?”

“那不是轻功,那是跳得高。”李安一贯微笑地看着我。诸如此类的时刻。



名人力作

蔡康永著

当代世界出版社

台湾顶尖娱乐人蔡康永的新书,《宝贝日记》完整版,此书是写给搭档小S的宝宝的,同样也是写给那些还未来到人世的宝宝们。蔡康永的文字和他主持“康熙来了”时的搞笑风格完全是两回事,它们是有意义的,同时也是安静的。写的是宝宝,大人们不妨看一看,很有意思的。

演唱会(好朋友的大房子里)

亲爱的宝宝:

现场演唱会。

八个朋友,围着大房子里的大木头桌,吃完布丁以后,开始说每个人去过的现场演唱会。

没有人够老得赶上披头士,但有人竟然听过鲍勃·迪伦的现场,大家赞叹了一下。另外几个人讲起自己哭得最凶的演唱会,都不是很有名的。妮塔说起她在纽约一个

荒废剧院里听的那场演唱,她感动的不是主角,而是半途以神秘嘉宾身份现身的、当时一个刚从勒戒中心放出来、因为遗传白化症而披着满头白发的年轻女歌手。

芮塔则说起一个喜欢单脚站立整场演唱会、疯狂吹笛的吹笛手。

“他们都只有名那几年,后来就没什么人知道了,有名大概也不是太吸引他们的事吧。”她们说。

我参加过的演唱会,全场最多人的大概六万人、最少的大概八十人。每次我都好感动、好高兴。我喜欢看几万人接力的、把手上喷火花的烟花棒一个接一个地散布到全场都是。我喜欢在场上挤满快让人窒息的热情的星星。

宝宝,我为什么一直对电视很有戒心,是因为电视老是让你以为,你听过那个歌了,但其实你没听过;老是让你以为你看过那个人了,但其实你没看过;老是让你以为你知道灾难与死亡了,但其实你不知道。

我每次在现场感动得要命的事,后来再透过电视看到的时候,根本感觉不出来是同一件事情。电视好像渔网,把有生命的都拦截在网子的那一边,到这一边流出来的,都只是水而已。

亲爱的宝宝,将来如果有你喜欢的歌手,你要想办法去听他的现场演唱会,去跟其他和你一样喜欢他的人在起。你不知道那个歌手会有名多久,你也不知道他会愿意活多久。你只能趁他还在的时候,让他变成你回忆的一部分。

杀人犯赵鑫

曹小芬的眼睛潮潮地看着外面,她实实在在知道了什么叫孤独。她用眼睛的余光看了赵鑫一眼,她看到赵鑫眼睛紧紧地盯着自己,那一双眼睛依然显得那么单纯无助。曹小芬的心咯噔了一下。

他们是在郊区的一片空地上下车的,出租车迅速地开走了。眼前一片漆黑,曹小芬只觉得脚下的地凸凹不平,还有一些杂草缠在脚上,她哇的一声大哭了起来。这下她可以跺着脚,撒泼一样大哭了。赵鑫已经把那个尖利的东西从她的腰部移开了,在她大哭的时候,赵鑫静静地站在一边,仿佛在看一场表演。

曹小芬哭了一阵子,突然停了下来,她抹了一把眼泪,看了一眼赵鑫,接下来,她撒腿就跑了起来。她深一脚浅一脚地跑着,也不知道奔跑的前方是什么,突然,一脚踩空,她一个趔趄,趴在了地上。她被赵鑫扶了起来。她看了一眼赵鑫,用颤抖的声音问道,你……你要杀我?

赵鑫松开了扶着她的手,一扭头呜呜哭了起来。曹小芬被赵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得愣住了。赵鑫的哭声在旷野里格外的清晰和凄怆。曹小芬急了,大喊起来,你哭什么哭啊?你要晓得哭,就不要杀人了!曹小芬的话音刚落,赵鑫突然像一头发怒的狮子,一转身扑向曹小芬,曹小芬一惊,急忙闪开身子,赵鑫扑了个空,一头栽到了地上,他索性不再起来,脸贴着地面再次呜呜哭了起来。

曹小芬惊魂未定,她远远地站在一边看着赵鑫,赵鑫蜷缩着的身子在黑沉沉的夜里,



都市小说

王曼玲著

小说选刊友情提供

好像是一只迷途的绵羊一样。曹小芬看着,心里生出了几分怜惜。

曹小芬迟疑着向赵鑫走去,她拉着赵鑫的衣服,使劲拉着,赵鑫像是铁了心不起来一样,他很沉很沉地压向地面,曹小芬说,快起来!赵鑫并不理会。曹小芬又喊道,真看不出来,你这个样子还会杀人?没想到,赵鑫一听到杀人两个字就像变了个人一样,他歇斯底里地喊道,不要说了!不要说了!

三十万悬红

左小青出了商场就打电话对乔顿说:“嗨,我又看上了一组家具,简约、黑色、钢木结构,咱们再尝尝新鲜。”天然,日光晒得沥青黏在地上,一踩一个脚印。乔顿像在电话里抽烟,深吸一口:“你能不能消停一下?现在的家具才买了半年多哦,你心慌的话,去火葬场烧亡灵钱罢。”

左小青喊了一声,很不屑,觉得一下午的辛劳都白费了,嘟囔着:“现在的这组样式太老旧了,土得掉渣,先前买的时候就落下了心病,你允许一次嘛。”乔顿哑上半天,扭扭说:“俗?我最看俗的是你自己,你折腾吧。”

“乔顿,你怎么说话呢?”左小青来了气,停下,牙齿痒痒地说,“哼,敢情花你的钱跟割肉似的,你挣那几个破钱图什么?你把家当客棧对付着,我天天空守着几个房间,跟寒窑似的,不弄称心一些,我能待得住吗?”

乔顿被呛住了,打了个喷嚏,说:“左小青,我告饶。我说不过你,我在开会。”未及应答,线就断了。左小青再挂过去,乔顿自然关了机。

“一堆臭狗屎!”左小青怒道。她没理由不生气,在百盛逛了整整一下午,精挑细拣的心血,现在被乔顿一句话就否决了,口气还挺蛮横。左小青伸手拦下一辆绿桑(桑塔纳),对出租司机说:“亲水小区。”

车子很快下了立交桥,驶入黄河四十里风情线上。正巧是周末,滨河路上挤满了沙丁鱼样的人群。左小青拔了号码,问原媛说:“嗨,斗不斗?”

原媛说:“不斗!心情糟

悬疑小说

叶舟著

十月杂志友情推荐



新凯悦珠宝店遭到抢劫,员工肖依被枪杀。此案轰动一时,悬红的奖金高达30万。水晶店女老板左小青看到新闻后,忽然对此案产生兴趣。周铁是一名刑警,是左小青丈夫的发小,他告诉左小青,肖依被枪杀前嘴巴动了动,谁能读懂她的唇语呢……

糕,没情绪去玩斗地主。”

左小青一凉,顺口说了一堆鸡毛蒜皮的琐事,都是女人之间的私话,闹得司机频频侧目。挂了电话,车子也频频停了。亲水小区是本地的一个高尚住宅群。左小青住D座,下了电梯,打开门,一股冰锅冷灶的气息扑鼻袭来。不用问,家里很久都没起灶了,上一顿家宴远得像在上一世纪。左小青拧开窗户,想对流一阵,换换空气。左小青还没死心,盯住对面的粉楼,想瞧出一丝端倪

来。原媛就在对过C座的顶层,是一套两室一厅的结构。左小青盯得失望了,她明白,今晚算是泡汤了。

打开电视,本地的各个频道都是有关新凯悦抢劫案的图像。图像带些斑点,黑白的,不很清晰,加上藏在天花板下的监控镜头位置不对,整个画面略显扭曲。屏幕右上方是一串阿拉伯数字,高速旋转,表明了案发时间。一行歹徒冲进了新凯悦珠宝店,枪逼了上去……急转直下的情节是NO.011号店员莫名进来,引身就祸。旁白介绍说,011号店员叫肖依。

换了一个台。新凯悦珠宝店遇害员工肖依的追悼会在华林山下火葬场举行。左小青支起下巴,愣怔地注视着。画面是彩色的,肖依的一帧彩照被嵌在会场中央,抿嘴含笑,端端是一个美人坯子。左小青嘟囔着,注意到家属行列第一排的一个小女孩儿,大约七八岁的样子,头顶缠着白孝布。

大概,她是肖依的女儿吧。左小青想。

小女孩哭倒了,歪下去的一刹那,身旁的男人揽住她,一抬手,将她抱进怀里。男人很挺拔,虎背熊腰,欠缺的是脑门上掉光了头发,荒山秃岭的样子。左小青猜出个七八分来,秃顶的男人该是肖依的丈夫。而今,父女俩遭此致命的变故,像一辆生活的卡车,坏在了半途之中。

在仪式上讲话的,还有专程从香港赶来的新凯悦的董事长,一嘴鸟语,听得人半懂不懂的。左小青听明白了,新凯悦独立出资20万元人民币,追加悬红的金额。

一共30万的悬红!

我的父亲母亲

当我想用文字来记录自己的心情故事时,我知道一定要有一个版块、一段文字留给我的爸爸妈妈。尤其是我爸爸,为他写点东西是在我心底存在并游荡了很久的想法。在这之前,先说一下我妈妈——在我降临人间的那天最痛苦也最骄傲的一个人。

在我眼里,妈妈是一个懂得平衡的称职的主妇,无论是对工作还是对家人,她都从不马虎。妈是医生,最见不得脏、乱、差,所以全家人的起居饮食成了她最甜蜜的负担。我妈爱美,为了保持身材,她每天步行上班,二十多年从未间断。天生丽质加上保养得当,我妈现在看起来依然丰姿绰约。她最引以为傲的事就是:以前每次出门,人都说我是我妈妈的妹。

或许是因为他们那一代人的身上都具有的淳朴特质,又或许是生活环境的单纯、没有机会接触外面的花花世界,总之,在她的身上我找不到任何愁苦,她对自己做出的事情总是无怨无悔。让人惭愧的是,和她相处了这么多年,我竟然找不到一个贴切的词来形容她,直到杨泓和她第一次电话接触后,说出了一个“辣”字。

辣,多少菜里都离不开的调料;辣,多少人都经受不住诱惑的味道。

我妈挺辣的,这一点我深有感触。我十岁那年,她就亲自用针给我扎耳朵眼儿,因为一次没穿过去,她又咬牙给我扎了好几次,害得我耳朵发胀半个月。她一边伺候我,一边还不忘教育我:“吃得苦中苦这个话适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,包括学习和扎耳朵眼儿。”我步



明星幕后

刘孜著

中信出版社友情推荐

人青春期的时候,她又带我去激光除痣,还用石膏调制出独门面膜给我治暗疮,虽然效果欠奉,但她的爱心(爱美+爱我的心)绝对可歌可泣。

我和我妈有独特的相处之道,只要是我做的决定她从不横加干涉。就拿她对待我和杨泓结婚这件事来说,我妈从未见过杨泓,只是听我在电话里简单介绍过他。当杨泓在电话这头提议要去遵义拜见老时,我妈从电话的另一端传过来的声音是:“挺远的,你

曹小芬惊得大张着嘴巴。她看到赵鑫把自己的身子翻了过来,像死鱼翻肚皮一样面朝上躺在地上。曹小芬忽然内疚极了,她想,他一定是被冤枉了,也许杀人犯并不是他。曹小芬这样想着,脑袋里一下子又冒出了许多电影里的情景,在电影里被冤枉的杀人犯难道还少吗?

曹小芬走到赵鑫的身边,蹲了下来,语气温和地说,起来吧,好吗?起来我们找个地方呆着去。这时节正是冬末初春的时候,白天和夜里的温差特别大,一阵小风吹过来,赵鑫打了一个冷哆,曹小芬也突然感到自己冷起来了。

赵鑫喘息的声音平静了,他的眼睛里也不再流出眼泪了。赵鑫站了起来,他环顾四周看了看,就拉了曹小芬的手朝黑暗里走去。

曹小芬被赵鑫拉着,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走着,她不知道赵鑫要把她带到什么地方,她的眼睛不断地扫视着周围,她隐约能看出来这是一片空地,不时地会有一种奇怪的味道窜进鼻子里,脚下有时会莫名其妙地踩到一个软软的东西。走了一段,曹小芬断定这是一个垃圾场,她的脑袋里一下子又闪出了一幕电影里的画面,英雄总是穿行在废弃的车间和工地上面,她竟有些兴奋了。

曹小芬越想越感到自己有一种责任感,她心里想一定要帮助赵鑫,如果真是一个冤案,那她一定要帮赵鑫澄清。赵鑫什么话也不说,只是拉着曹小芬朝前走,曹小芬的手被包容在赵鑫的手里,她感觉到赵鑫的手细软得像一双女人的手,她想:这样的手怎么可能拿起杀人的刀子呢?